

藝術的故事

THE STORY OF ART BY E.H. GOMBRICH

E. H. Gombrich 原著 永續社編譯

導言-關於藝術和藝術家

第一章 原始藝術

第二章 西方古文明藝術

第三章 希臘與愛琴海文明

第四章 古希臘美學

第五章 古羅馬藝術

第六章 羅馬帝國的衰退

第七章 同時期的東方文明

第八章 中世紀歐洲

第九章 仿羅馬式風格

第十章 哥特式建築

第十一章 中世紀後期

第十二章 文藝復興即將萌芽

第十三章 文藝復興興起

第十四章 北方文藝復興

第十五章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第十六章 文藝復興的威尼斯學派

第十七章 北方文藝復興盛期

第十八章 文藝復興晚期矯飾主義

第十九章 巴洛克風格

第二十章 荷蘭巴洛克

第二十一章 義大利巴洛克

第二十二章 巴洛克至洛可可

第二十三章 理性主義時代

第二十四章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第二十五章 十九世紀印象派

第二十六章 工業化與後印象派

第二十七章 二十世紀現代潮流



第二章 西方古文明藝術

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克里特島

西亞、埃及文明是目前發現人類最古老的文明，愛琴海與希臘地區承續前者的影響，被認為是歐洲文明之始，並且與西亞、埃及文明因征伐與貿易有了深度的交流。東亞、印度與東南亞雖然也存在延續發展古老且燦爛豐富的文明，但因地理隔閡與資訊不對等，對於歐洲、北美文明圈一值未受關注。因此西方人認為是歐洲史就是世界史，藝術史就是歐洲同心圓歷史觀，偏頗謬誤難以避免。

某種形式的藝術一直存在於世界各地，但作為一種持續努力的藝術史並不是始於西班牙北部、法國南部或北美印第安人的洞穴中。這些奇怪的起源與我們的時代沒有任何聯系，但有一個直接的傳統，從大師傳給門徒，從門徒傳給崇拜者或抄寫員，它將我們時代的藝術—房子或海報—與藝術連結起來。大約五千年前的尼羅河谷，我們將看到希臘藝術家完成了埃及人的學徒期，而我們都是希臘人的學生。因此，埃及藝術比西方藝術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眾所周知，埃及是金字塔之國（圖 31），這些石山就像時間的里程碑一樣矗立在遙遠的歷史地平線上。無論它們對我們來說多麼遙遠和神秘，它們卻揭示了許多關於它們自己的歷史。他們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組織如此完美的國家，以至於有可能在一個法老的一生中堆積起那些巨大的石山，他們向我們講述了那些如此富有和強大的法老，他們能夠強迫成千上萬的工人或奴隸年復一年地為他們工作，從採石場開採石塊，拖到建築工地，用最原始的方式將它們一個一個地疊起來，直到墳墓被挖出來。準備好接收法老的遺骸。沒有哪個君主或人民會花這麼大的代價，也不會費這麼大的力氣去建造一座陵墓。

事實上，我們知道金字塔在國王及其臣民眼中具有實際重要性。法老被認為是一位神靈，統治著後者，在離開這個地球後，他將再次回到他所降生的眾神的宮殿。高聳入雲的金字塔可能會幫助他升天。無論如何，他們都會保護神聖的身體免於破壞，因為埃及人相信必須保存身體，這樣靈魂才能在來世生存。因此，他們透過費力的防腐方法，用布條包紮屍體來保存屍體。金字塔是為法老的木乃伊建造的，他的屍體被安置在大石山中央的一個石箱裡。太平間周圍寫滿了咒語和咒語，以幫助他過渡到另一個世界。



圖 31 吉薩大金字塔，西元前 2613-2563

但不僅僅是這些非常古老的人類建築遺跡告訴我們古代信仰在藝術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埃及人認為僅保存屍體還不夠。如果法老的出現也得以永存，他一定會永遠存在。因此，他們命令雕刻家用堅硬不朽的花崗岩雕刻出法老的肖像，並將其放置在無人能看到的墳墓中，在那裡它會運行咒語，透過圖像幫助法老的靈魂復活。這位雕塑家的埃及名字準確地說是「保持活力的人」。

起初，這種儀式是為法老王保留的，但很快王室貴族就將他們較小的墳墓排列在法老王陵周圍。漸漸地，每個自認為受人尊敬的人都為自己的來世做了準備，下令為他建造一座昂貴的墳墓，讓他的靈魂居住在其中，並接受給予死者的食物和飲料供品，並且他的木乃伊和他的重要外表都將被安置在那裡。其中一些來自金字塔時代（古王國第四王朝）的早期肖像畫屬於埃及藝術中最美麗的作品（圖 32）。它們有一種不容易被遺忘的簡單和莊嚴。顯然，雕塑家並沒有試圖奉承他的模特兒或保留他存在的快樂時刻。他只關注基本方面。任何小細節都被忽略了。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對人體頭部基本形狀的嚴格集中，這些肖像仍然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儘管它們幾乎是幾何剛性的，但它們並不像我們討論過的本土面具那麼原始。它們也不像尼日利亞藝術家的自然主義肖像畫那麼忠實（圖 23）。對自然的觀察和整體的比例是如此完美的平衡，以至於它們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們為我們提供了賦予生命的存在，然而，對我們來說，這些生命似乎遙遠在永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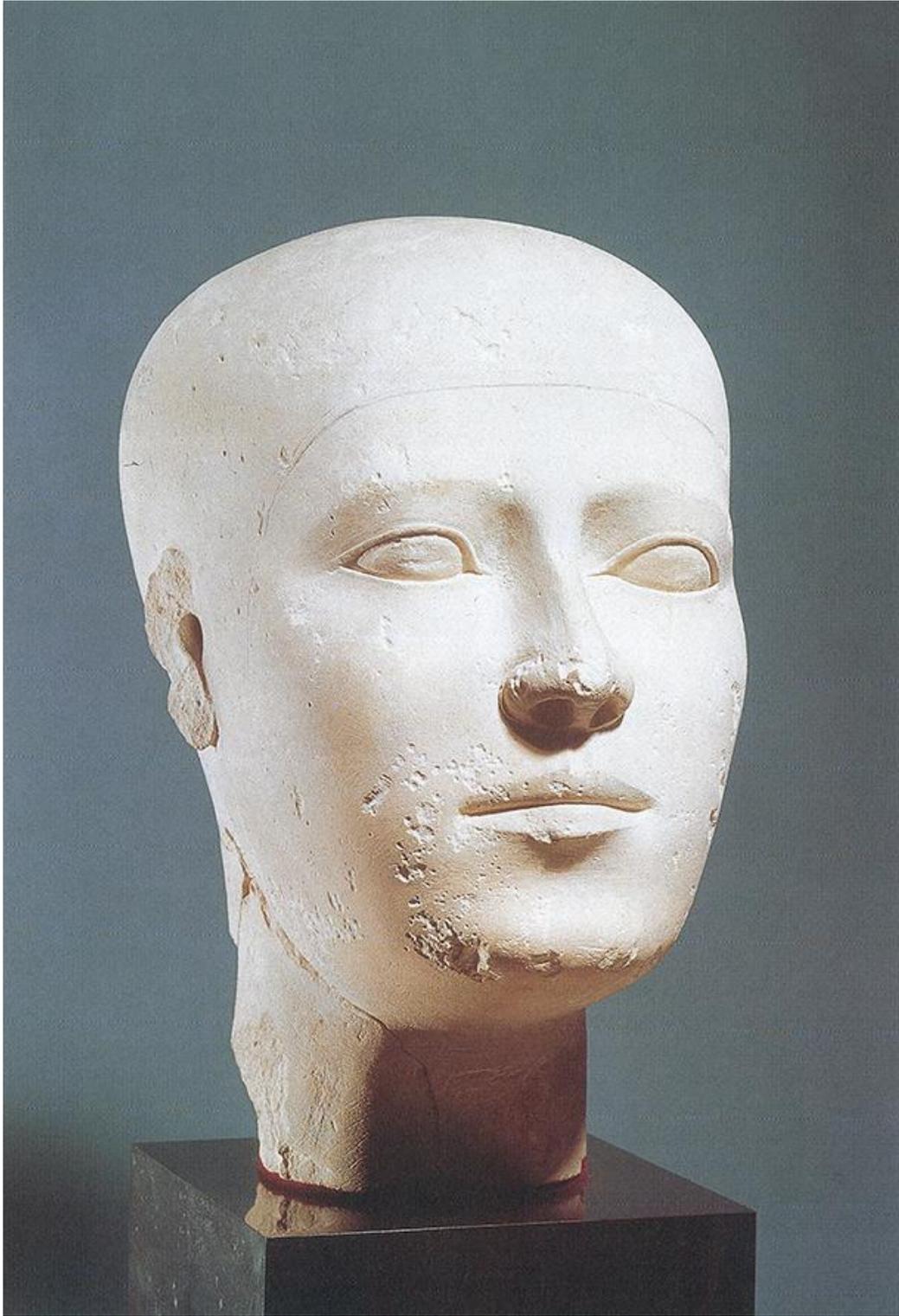


圖 32 頭像，西元前 2551-2528 年在吉薩古墓中發現；石灰石，高 27.8 公分。

這種幾何規律性和對自然敏銳觀察的結合是所有埃及藝術的特徵。我們最能研究它的地方是裝飾墳墓牆壁的浮雕和繪畫。順便說一句，「裝飾」這個詞很難恰當地形容一種只能由死者的靈魂思考的藝術。事實上，這些作品是不可品味的。他們也想「活下去」。以前，在遙遠而可怕的過去，有一種習俗，當一個有權勢的人去世時，他的僕人和奴隸會跟隨他到墳墓，以便他能在方便的陪伴下到達來世，而後者則被犧牲。後來，這些恐怖被認為太

殘酷或太昂貴，而藝術是他們的拯救。取代皇家僕人的是這片土地上的偉人的肖像作為替代品。在埃及墳墓中發現的肖像和模型與為另一個世界的靈魂提供伴侶的想法有關，這是許多文化起源中發現的信念。

這些浮雕和壁畫為我們提供了數千年前埃及生活的異常生動的反映。然而，當人們第一次看到它們時，他們會情不自禁地驚嘆不已。原因是埃及畫家表現現實生活的方式與我們完全不同。也許這與他們的繪畫靈感的不同有關。最重要的不是美麗，而是完美。藝術家的使命是盡可能清晰、永久地表現一切。基於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致力於從偶然的角度的記錄自然。他們根據記憶並按照嚴格的規則進行繪製，以確保作品所有元素的完美清晰度。事實上，他的方法更類似於製圖師而不是畫家。圖 33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展示了這一點，它代表了一個有池塘的花園。如果我們必須畫一個類似的主题，我們會尋找最有利的視角。只有從側面才能清楚地看到樹木的形狀和特徵；池塘的形狀，只能從上方看。這個問題與埃及人無關：他們將池塘簡單地表示為從上面看，而樹木從側面看。池塘裡的魚和鳥，如果從上面看，幾乎認不出來；所以，他們畫了他們的側面。



圖 33 內巴蒙花園，西元前 1400 年底比斯墳墓中的壁畫，64 x 74.2 公分

在這幅簡單的畫作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藝術家的創作過程。許多兒童畫都應用了類似的原理。但埃及人在應用這些方法方面比孩子們更一致。每件事都必須以其最具特色的方面來表現。圖 34 顯示了這個想法對人體表徵的影響。頭部的側面更容易看到。所以，他們從側面把它畫出來。但如果我們想到眼睛，我們就會想像它們是從正面看到的。因此，

完全正面的眼睛被放置在從側面看的臉上。從前面可以更好地觀察身體的上半部、肩膀和胸部，因為這樣我們可以看到手臂如何從軀幹垂下。但從側面觀察運動中的手臂和腳要清晰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埃及人在這些描繪中顯得如此奇怪的平淡和扭曲。此外，埃及藝術家發現很難從外面描繪左腳；他們更喜歡用大腳趾在前景中清晰地勾勒出輪廓。因此，這兩隻腳都是從側面看的，浮雕中的人物似乎有兩隻左腳。不應該假設埃及藝術家相信人是這樣的或看起來是這樣的，而他們只是遵循了一個規則，允許他們將任何他們認為重要的東西插入人類的形態中。也許這種對規範的嚴格遵守與神奇的意圖有關，因為一個雙臂被縮短或「截斷」的人怎麼可能攜帶或接受死者所需的禮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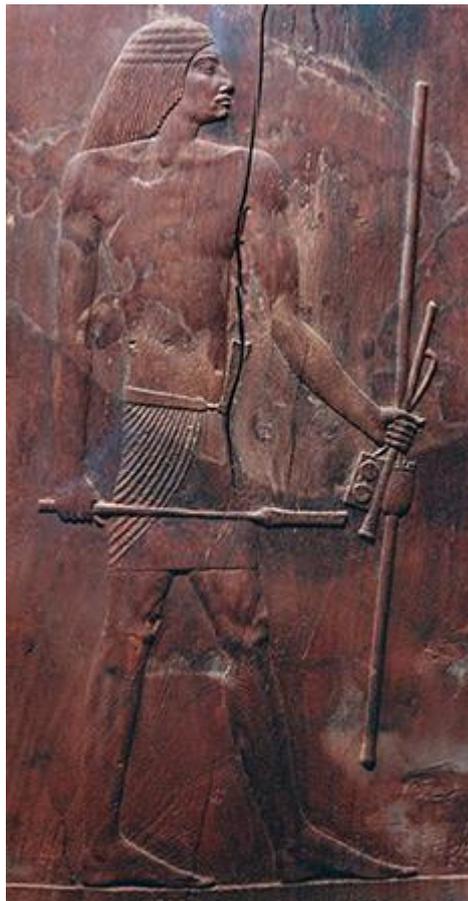


圖 34 赫西爾的肖像，（在他墳墓的木門上），西元前 2778-2723 木雕；高 115 公分。

事實上，埃及藝術並不是基於藝術家在任何特定時刻所看到的東西，而是基於他知道屬於一個人或一個場景的東西。他正是從這些學習和已知的形式中提取了自己的表現形式，這與原始藝術家從他可以掌握的形式中提取表現形式非常相似。藝術家不僅能夠將形狀和圖形的知識賦予其表現形式，而且還能夠了解它們的意義。我們有時稱一個重要的人為偉人。埃及人把君主畫得比他的僕人，甚至他自己的妻子都要大得多。一旦我們了解這些規則和慣例，我們也理解了描繪埃及人生活的繪畫語言。圖 35 讓我們對公元前約 1900 年前所謂的中王國時期一位偉大顯貴的墓牆的總體佈局有了一個很好的了解。象形文字銘文準確地告訴我們他是誰，以及什麼頭銜。以及他一生中所獲得的榮譽。我們讀到的他的名字和頭銜是克努霍特普，東部沙漠的行政長官，梅納特庫夫親王，國王的密友，皇家熟

人，祭司長，荷魯斯祭司，阿努比斯祭司，所有神聖秘密的首領，以及——最引人注目的是——所有長袍之主。在左邊，我們看到他的一種迴力鏢狩獵鳥類；陪同他的有他的妻子凱蒂（Keti）、他的妾賈特（Jat）和他的一個兒子，儘管他在畫中身材很小，但擁有邊境總監的頭銜。在楣板的底部，我們看到一些漁民在孟圖霍特普警長的命令下正在捕撈大量漁獲。門上方再次出現克努霍特普，這次他正在用網子捕捉水鳥。由於我們已經了解埃及藝術家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種技巧是如何運作的。獵人站在植物屏障後面，手裡拿著一根綁在開放式網格上的繩子（後者如從上方看到的）。當鳥兒上鉤時，他拉動繩子，它們就被困在網子裡了。克努霍特普身後是他的長子納赫特（Nacht）和他的寶藏主管，同時負責委託建造他的墳墓。右側是號稱「多魚、多鳥、狩獵女神崇拜者」的克努霍特普正在用魚叉捕魚（圖 36）。我們再次觀察到埃及藝術家的慣例，他在蘆葦之間省掉了水，向我們展示了魚所在的地方。碑文寫道：「乘船行野鴨池、沼澤、河流，用兩叉矛刺魚三十條；“狩獵河馬的日子真是太棒了。” 在底部，您可以看到其中一名男子落入水中並被他的同伴抓住的有趣情節。門周圍的銘文讓人回想起必須給死者帶來禮物的日子，其中包括對眾神的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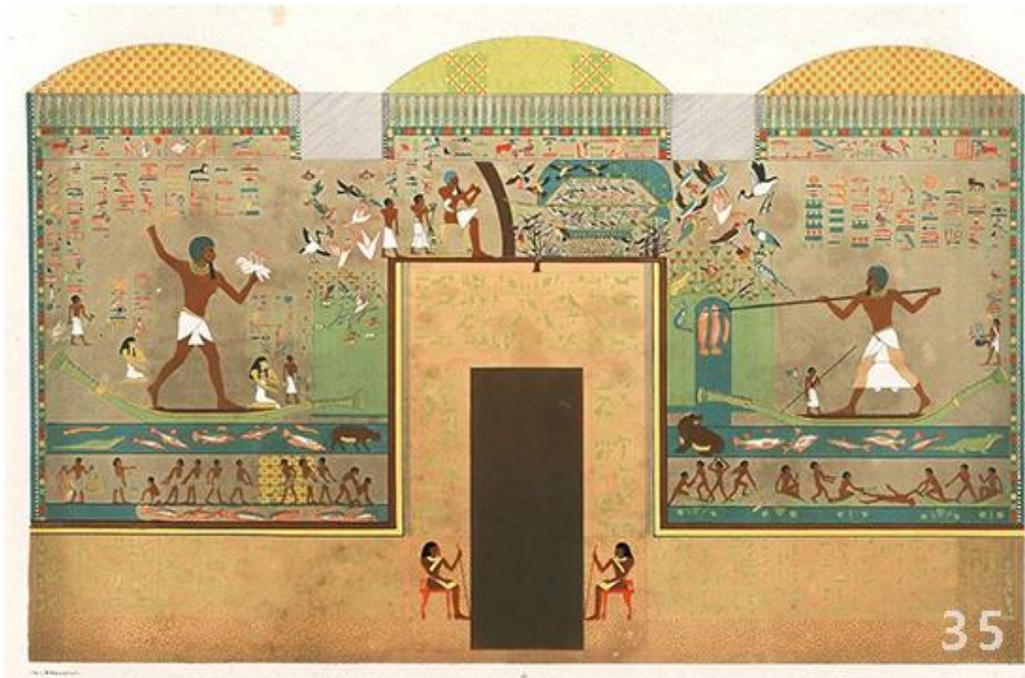


圖 35 克努霍特普墓中的壁畫，c. 西元前 1900 年C. 發現於貝尼哈桑；取自 Karl Lepsius 出版的原圖，Denkmäler，184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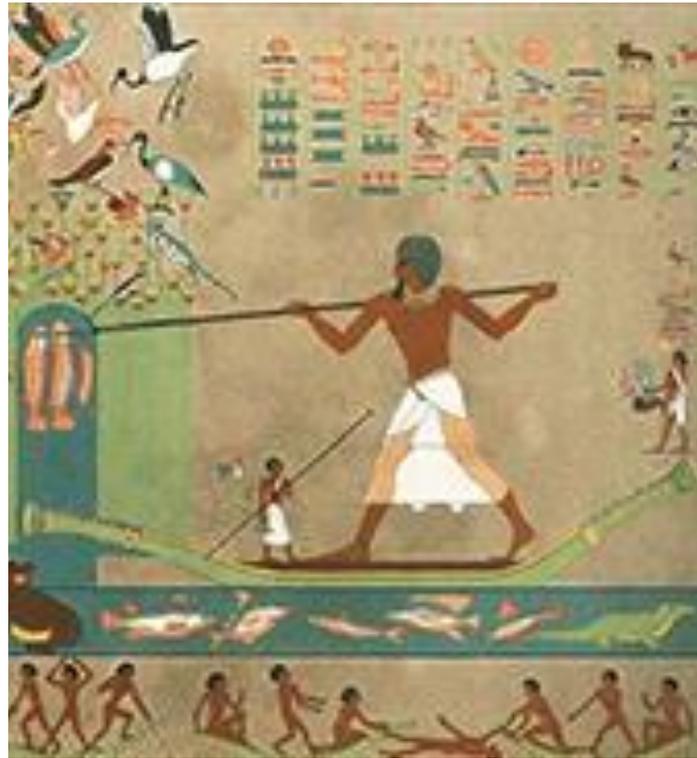


圖 36 上一幅圖的細部放大。

我認為，一旦我們習慣於思考這些埃及繪畫，我們就不會像擔心照片中缺乏色彩一樣擔心它們缺乏真實感。我們甚至開始注意到埃及方法的巨大優勢。這些畫作中沒有任何東西給人以偶然出現的印象，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以任何其他方式完全相同地處理。值得拿起一支鉛筆，試試臨摹一幅原始的埃及圖畫。我們的草圖變得笨拙、扭曲和不和諧。至少是我的。埃及人對每個細節的秩序感是如此強烈，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完全擾亂它。這位埃及藝術家首先在牆上畫了一系列直線網格，然後沿著這些直線仔細分佈他的人物。然而，這種幾何秩序感並不妨礙他以驚人的準確性觀察自然的細節。每隻鳥、魚或蝴蝶的繪製都如此忠實，動物學家甚至可以認出它們的物種。圖 37 顯示了圖 35 的細節：克努霍特普網中的鳥。在這裡，指導藝術家的不僅是他對主題的豐富知識，還有他對色彩和線條的清晰感知。



圖 37 相思樹上的鳥兒。前一張圖的部分放大； Nina Macpherson Davies 的原始複製品。

埃及藝術最有價值的特點之一是，所有的雕像、繪畫和建築形式都處於相應的位置，彷彿遵守著某種法則。我們把這個民族的所有創作似乎都遵循的法則稱為風格。很難用語言解釋是什麼創造了一種風格，但看到它卻容易得多。統治所有埃及藝術的規則賦予每件作品平衡與和諧的效果。埃及風格是每位藝術家在年輕時必須學習的一套嚴格的法則。坐像必須將雙手放在膝蓋上；男性必須被塗成比女性更深的顏色；每個神的代表都必須受到嚴格尊重：太陽神荷魯斯必須以獵鷹的形式出現，或是長著獵鷹的頭；阿努比斯，死神，像豺狼或長著豺狼的頭（圖 38）。每個藝術家也必須學習優美的寫作藝術。他必須將象形文字的圖像和符號清晰而仔細地刻在石頭上。但一旦掌握了所有這些規則，他的學徒生涯就完成了。沒有人要求不同的東西，沒有人要求它是原創的。相反，他可能被認為是一位更好的藝術家，知道如何雕刻他的雕像，使其與過去令人欽佩的紀念碑更加相似。因此，在三千多年的時間裡，埃及藝術變化甚微。任何在金字塔時代被認為是美好和美麗的東西，在一千年後都被認為是優秀的。當然，新的時尚出現了，藝術家也要求了新的主題，但他呈現人與自然的方式本質上保持不變。



圖 38 豺頭的阿努比斯負責監督死者心臟的稱重，而右側的朱鷺頭的信使神透特則記錄結果。西元前 1285 年《埃及亡靈書》中的場景，放置在死者墳墓中的彩繪紙莎草捲軸；高 39.8cm。

只有一個人打破了埃及風格的束縛。他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當時的新王國是在埃及遭受災難性入侵後建立的。這位名叫阿蒙諾菲斯四世的法老王是一位異端分子。他打破了許多由遙遠傳統所神聖化的習俗。他不想向他的人民中形狀怪異的神致敬。對他來說，只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他崇拜阿頓，並以發射光芒的太陽的形式代表他，每個神都被賦予了一隻手。他以他的神命名，稱自己為阿肯那頓，並將他的宮廷與其他神的祭司的接觸範圍分開，並把它搬到了一個現在以阿拉伯語名字命名的城鎮「特爾埃爾阿瑪納」。

他委託創作的畫作一定因其新穎性而令當時的埃及人感到驚訝。在他們身上，我們看不到第一任法老的那種嚴格的尊嚴。相反，他拍攝了自己與妻子納芙蒂蒂（圖 40）在陽光下與孩子們玩耍的照片。他的一些肖像畫顯示他是一個醜陋的人（圖 39），也許是因為他希望藝術家能夠表現出他所有的人性弱點，或者，也許，他非常確信自己作為先知的獨特重要性，因此他強調將忠實地表現出來。



圖 39 阿蒙諾菲斯四世（阿肯那吞），西元前 1360 石灰石浮雕，高 1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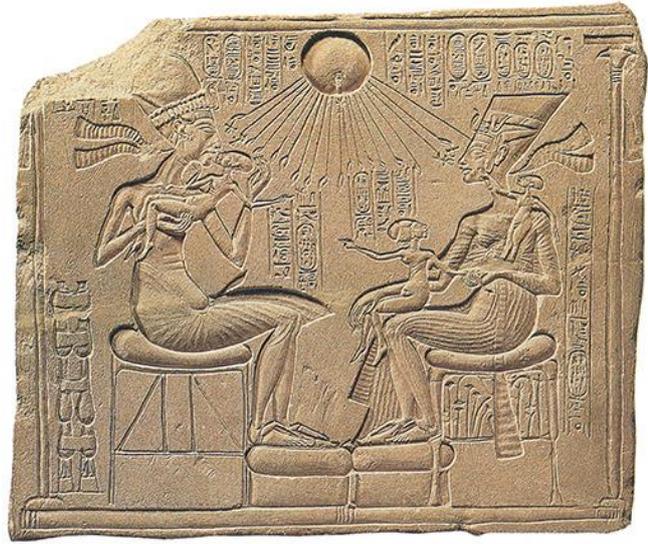


圖 40 阿肯那頓和納芙蒂蒂與他們的孩子，西元前 1345 石灰石祭壇浮雕，32.5 x 39 公分。

阿肯那頓的繼承者是圖坦卡蒙，他的墳墓及其寶藏於 1922 年被發現。其中一些作品繼續遵循阿頓宗教的現代風格，特別是法老寶座的背面（圖 42），展示了他和他的妻子在婚姻田園詩中。法老坐在椅子上的態度一定讓埃及清教徒感到震驚——幾乎是斜倚的——以埃及的方式。他的妻子看起來並不比他小，輕輕地將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而代表金球體的太陽神則伸出雙手祝福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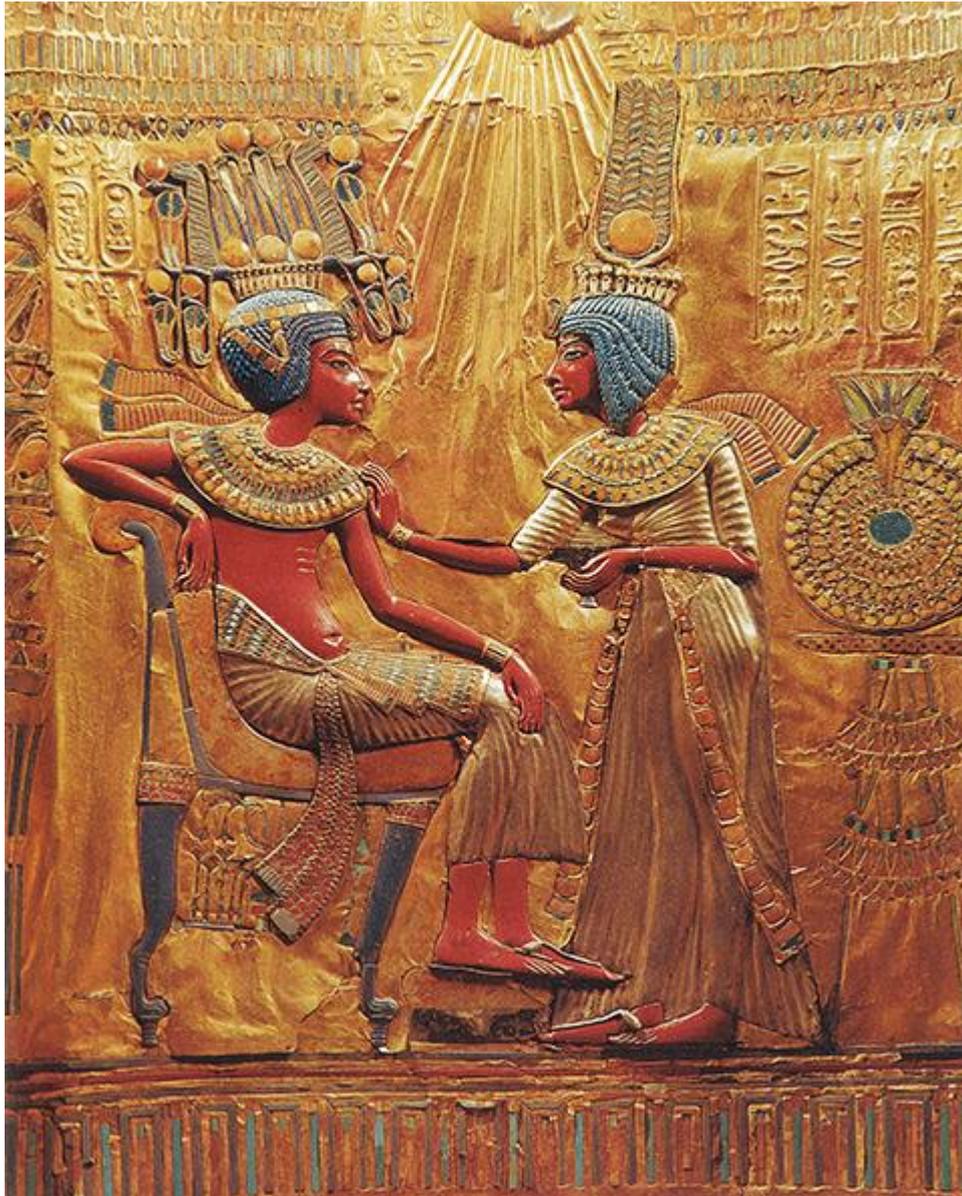


圖 42 圖坦卡門和他的妻子，西元前 1330 年 在他的墳墓中發現的雕刻、彩繪和鍍金木製王座的
細節

發生在第十八王朝的這場藝術改革很可能是法老透過從其他國家進口比埃及產品保守和僵化得多的作品而促成的。在愛琴海的克里特島上，住著一群才華洋溢的人民，他們的藝術家最喜歡表現運動。大約九十年前，當他們在克諾索斯的國王宮殿被挖掘出來時，有些人不願意相信這種自由和靈活的風格可以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發展起來。邁錫尼的一把匕首描繪了一次獅子狩獵（圖 41），它所展現的動態和流暢的線條一定給埃及工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導致他們偏離了傳統所奉行的規範。



圖 41 匕首，西元前 1600 年在邁錫尼發現；青銅鑲嵌金、銀、鎳，長 23.8 公分。

但埃及藝術的這種開放性不應持續太久。在圖坦卡門統治時期，古老的信仰就已經被恢復，對外的窗戶再次關閉。埃及風格已經存在了一千年，也將繼續存在一千年或更久，毫無疑問，埃及人相信它將永遠如此。我們博物館中的許多埃及作品都可以追溯到後一個時期，幾乎所有建築物（例如寺廟和宮殿）也是如此。引入了新的主題，進行了其他任務，但與先前的藝術成就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當然，埃及只是近東地區存在了數千年的強大帝國之一。我們從《聖經》中知道，巴勒斯坦位於埃及尼羅河王國與巴比倫、亞述帝國之間，是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河谷中發展起來的。美索不達米亞藝術（希臘人給這個山谷的名字）對我們來說不如埃及藝術那麼為人所知。這至少部分是由於偶然原因造成的。山谷裡沒有石塊，大部分建築都是用磚塊砌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磚塊被腐蝕，化為灰塵。相比之下，即使是石雕也很罕見。但這並不是他的原始藝術作品流傳至今的數量相對較少這一事實的唯一解釋。主要原因可能是這些人不認同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即必須保存人體及其代表，靈魂才能持續存在。在非常原始的時代，當蘇美爾人統治的時候，首都在烏爾，國王們仍然和他們的全家一起埋葬，甚至還有他們的奴隸，這樣他們在外面的世界就不會缺少陪伴。最近發現了這個時期的墳墓，使人們可以在大英博物館欣賞那些古代野蠻國王的一些名義上的神。我們可以看到，優雅和藝術才能與殘酷和原始迷信是可以共存的。



圖 43 豎琴片段，西元前 2600 年在烏爾發現；鍍金和鑲嵌木材。

圖 44 納拉姆辛國王石碑，h。西元前 2270 年在蘇薩發現；石頭，高 200 公分。

例如，其中一個墳墓中出土了一把豎琴，上面裝飾著神話般的野獸（圖 43）。相反，它們看起來像我們的紋章動物之一，不僅因為它們的整體外觀，還因為它們的性情，因為蘇美人喜歡精確和對稱。我們不知道他們對這些神話般的動物到底意味著什麼，但幾乎可以肯定，它們屬於他們的神話，而且這些場景給我們帶來了類似於兒童讀物中插圖的效果，具有一種非常嚴肅、莊嚴的意思。

即使美索不達米亞藝術家沒有被聘請來裝飾墳墓的牆壁，他們也必須以不同的方式確保圖像有助於保持有權勢的人的生存。從原始時代開始，美索不達米亞國王就養成了建造紀念碑來紀念戰爭勝利的習俗，這些紀念碑指的是戰敗的部落和被奪取的戰利品。圖 44 顯示了類似的浮雕，其中國王踐踏他死去的對手的屍體，而他的其他敵人則懇求他憐憫。也許這些紀念碑背後的想法不僅僅是為了保存這些勝利的記憶。至少在早期，對圖像力量的古老信念可能仍然影響著那些下令執行圖像的人。也許他們認為，只要他們的國王的雕像站在被擊倒的敵人的喉嚨上，被擊敗的部落就無法崛起。

後來，這些紀念碑演變成了一部完整的國王戰役的圖解編年史。這些編年史中保存最完好的時期可以追溯到相對較晚的時期，即亞述國王亞述納西爾帕二世統治時期，他生活在公元前 9 世紀，即聖經中所羅門王之後不久。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一場組織良好的戰役的所有情節：圖 45 顯示了對一座堡壘的攻擊的細節，攻城器械正在運轉，守軍崩潰，在塔頂，一名婦女在哀嘆。徒勞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場景的表現方法與埃及人的方法

相似，儘管可能不太精確和嚴格。當你看著它們時，你會感覺到你正在看一部兩千多年前的新聞影片；在我們看來，它們是如此真實和令人信服。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奇怪的事實：有許多人死傷。後來，這些紀念碑演變成了一部完整的國王戰役的圖解編年史。這些編年史中保存最完好的時期可以追溯到相對較晚的時期，即亞述國王亞述納西爾帕二世統治時期，他生活在公元前 9 世紀，即聖經中所羅門王之後不久。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一場組織良好的戰役的所有情節：插圖 45 顯示了對一座堡壘的攻擊的細節，攻城器械正在運轉，守軍崩潰，在塔頂，一名婦女在哀嘆。徒勞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場景的表現方法與埃及人的方法相似，儘管可能不太精確和嚴格。當你看著它們時，你會感覺到你正在看一部兩千多年前的新聞影片；在我們看來，它們是如此真實和令人信服。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事實：在那些可怕的戰爭中死傷無數，卻沒有一個是亞述人。在那個遙遠的時代，傳播和宣傳的藝術已經非常先進。但也許我們可以對古代亞述人有一個稍微虔誠的想法；甚至有可能他們仍然受到我們在這個故事中經常引用的古老迷信的支配：即表象遠比它所代表的內容要多得多。也許，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他們不想代表受傷的亞述人。無論如何，從那時開始的傳統已經有很長的生命力了。在所有那些頌揚過去領導人的紀念碑中，戰爭並沒有帶來絲毫困難。王一出現，敵人就如同風中的糠秕一樣四散。



圖 45 亞述軍隊圍攻一座堡壘，c. 西元前 883-859 年 尼姆魯德亞述納西爾帕國王宮殿的雪花石膏浮雕細節；大英博物館，倫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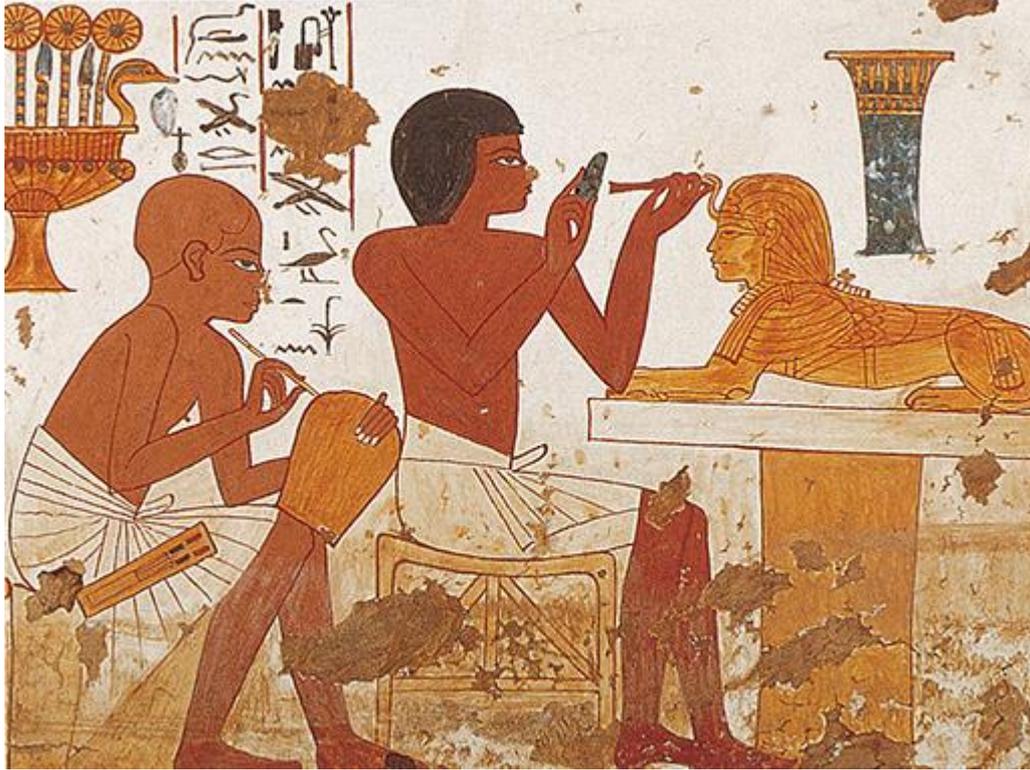


圖 45A 埃及工匠正在製作金色獅身人面像，西元前 1380 年，底比斯一座墳墓中壁畫的複製品。